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難 全友誼澹然直言

詩曰： 五戒之中色是矛，愚僧何事喜綢繆，
情輕結髮生離別，愛重沙門反作逋。
俊逸小童傳信息，真誠君子獻嘉猷。
姦淫不識良言好，計密煙花暗結讎。

話說鍾和尚求趙尼姑設計，趙婆道：「天台須有路，桃源可問津。你要長久快樂，有何難處！」這鍾守淨聽了，喜不自勝，雙手揉著光頭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的乾娘，委實是甚麼路數，博得這長久歡娛？此計若成，你便是我重生父母。」趙婆指著牆外道：「這沈全住宅，正在住持爺牆外東首小巷裏。我時常用心看來，與你這禪房止隔著一重土牆，與牆外這所空房子，就是沈全家裏了。若怎生買得這一所房子，牆上開了個方便門兒，就通得黎賽玉家，任意可以往來，朝歡暮樂，有何阻礙！只是這房子，恐一時難入手，故此狐疑。」鍾守淨道：「這房子卻是兀誰的？我也忘了。」趙婆道：「若講起這個人，住持爺也有些眉皺。他是當朝皇上第一個寵臣侍御王珙。此人最是貪婪鄙吝，誰敢惹他。」鍾守淨道：「這房子是王侍御自居的，還是賃與人住？」趙婆道：「住持爺真是個不理閑事的人。牆外這一所小小廳樓，王侍御怎地自住得，向來租與人居。因有鬼魅，來住的便搬了去，故此常是空的。無人敢住。」鍾守淨笑道：「恁地時卻也容易，小僧自有處置。只有一說，這沈全終日在家守著老婆，又不出外，縱然用計得了這房子，怎地能較與他長久歡娛？」趙婆道：「若說這沈全，又好計較了。他混名叫做蛇瘟，只圖自在食用，並無半點經營，今正在不足之中。老身用些嘴沫，假意勸他生理，他必回說無資本，難以行營。住持爺多少破幾兩銀子，待我打發他出外經商，那時要早要晚，任從取樂，有何不可？」有詩為證：

紅粉多情郎有意，暗中惟把蛇瘟忌。
堪嗟好色少機謀，算來不若貪財計。

鍾守淨聽罷，搖著頭喝采道：「乾娘，你真有意思，我枉自聰明半世，到此處便擺撥不來。乾娘在意者，若得恁地全美，乾娘送終之具，都在小僧身上。」趙婆笑道：「如此饕餮住持爺了，須看手段還錢。」告辭而去。鍾守淨不出門，在禪房中將息。

倏忽又過了數日。看官，你道天下有這般湊巧的事：當日乃是六月朔日，王侍御為夫人病痊，親自乘轎齎香燭至妙相寺還願。先著幹辦通報，管門道人忙到裏面報說：「侍御王爺來還香願，請老爺迎接，有帖在此。」守淨展開帖子看了，心下暗喜，忙整衣冠出迎，敘禮邀入方丈待茶。焚香點燭，對佛懺悔酬願畢，王侍御送了禮物要行，鍾守淨一片巧言，苦死留住喫齋。王珙見他意思殷勤，只得到禪堂坐下，鋪設齋席，分齊整。二人喫齋，閑談今古，鍾守淨滿面春風，一味足恭飽諛。這王珙是個好趨承的，見鍾守淨如此款待，言語相投，心中甚喜。

鍾守淨將手指著東廂道：「牆外那一所廳樓，聞說是老大人貴產，果然否？」王珙道：「果是學生薄業，住持何以問及？」鍾守淨笑道：「有一異事，小僧懷疑數日，今喜駕臨，故敢動問。」王珙問：「有何異事？」鍾守淨道：「貧僧于四月初八日，釋迦如來聖誕，設盂蘭盆大會。夜半會散，小僧禪定，見一金甲神，手持柬帖，與小僧道：『本寺伽藍傳示爾六句偈語，爾宜用心。』偈云：『王公之宅，鄰于垣牆。內有冤魅，潛生火殃。預宜防避，毋輕傳揚。』小僧看罷，夢裏雙手扯住金甲神，求他免禍。金甲神道：『不必惶惶，只看柬帖後面便是。』小僧急看後面時，又有兩句道：『欲攘此難，改為佛堂。』小僧再欲問之，被金甲神一推而覺。心下憂疑，著人問那牆外房子，說是老大人貴產，又是空的，不知何故。彼時就欲奉達，不敢造次；欲待不言，猶慮禍及。今得面晤，斗膽奉達，天幸，天幸。」

王珙聽罷，心下半信半疑，含糊答道：「陰陽之事，不可不信。若論伽藍顯聖，此事亦須提防，待學生從容再做道理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小僧多口，莫罪。」又勸了數杯，王珙起身告辭，鍾守淨送出山門，相揖而別。看官聽說，鍾守淨欲圖這房子，一時編此大謊，說有火殃，豈知後來火燒妙相寺，果應了這句讖語，莫非前定？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王珙上轎回衙，一路暗忖：「這和尚講的話，不知是甚來歷，且到家和夫人商議。」原來這侍御夫人宋氏，平生慈善，酷敬佛道，喫齋念佛，看經布施，每勸丈夫行些好事，是個好善的女人。王珙回府下轎，香火前燒了回頭香，卸下冠帶，夫人從後堂迎出來道：「相公如何在寺許久方回？還願是何僧懺悔？」王珙道：「就是正住持鍾守淨懺悔。還願畢，留住喫齋閑話，以此耽擱。」夫人道：「為何又去擾他？」王珙笑道：「擾這和尚且不在話下，卻有一事，要和夫人議之。」夫人忙問：「有何事故？」王珙道：「這鍾守淨是個真誠的和尚，見我去千萬之喜，齋宴齊整，善于講談。說話間，他猛然問及貼寺那一所房子為何空的。他講道，四月初八夜夢伽藍令金甲神傳柬與守淨，上有六句偈語道：『王公之宅，鄰于垣牆。內有冤魅，潛生火殃。預宜防避，毋輕傳揚。』鍾守淨心驚求懇，金甲神說：『不必慌張，且看帖子背面。』又有兩句續道：『欲攘此難，改為佛堂。』我想起來，有甚麼冤鬼作禍？若鍾守淨無此夢兆，又何苦調謊？我心半信半疑，猶豫不決，特與夫人商議，未知虛實若何。」夫人道：「一向聞人傳講，鍾守淨是有德行的長老，莫講那仕府鄉宦敬重，便是今上兀自把他如活佛一般供養，他焉肯打誑語？鬼神之事，自古有之。這房子不要說目今有祟，無人敢住，相公，你不記未第之時，住在此屋，遇天陰雨或黑夜，常聞啼哭之聲，撒泥擲瓦，每欲請僧道驅遣，只因乏錢，蹉跎過了。後來相公貴顯遷居，卻就忘了驅遣一事。今有這夢，想必是那些鬼魅作祟，至今未除。但後面兩句，改為佛堂，方免此災，若改佛堂，必須召僧看管，焚香侍奉了。妾思與相公托上天福庇保護，富貴產業盡多，那在這所小屋，不如將這房子舍與妙相寺供佛罷了，可以免此火難。又且我與你老景欲做一香火院，常好去燒香念佛，免得又召僧人看管。不知相公意下何如？」王珙道：「夫人言之極當。只一件，白送與他，太便宜他了。我自有道理。」不題。

再說鍾守淨雖然講了這一片脫空大謊，心裏也踉蹌不下，未知事體成否何如。次日午時時候，正在佛殿上亂想胡猜，遠見一人慢慢地擺上殿上來，對守淨聲喏。鍾守淨答禮道：「兄從何來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王侍御府中幹辦，敝主差來見住持爺，有事請教。」鍾守淨即邀幹辦人側廳坐下。幹辦道：「家主王爺差小人來稟知，特為寺後牆外這所房子。昨日住持爺說有甚夢兆鬼火之異，家主與夫人計議，欲奉與住持作個香火院，特使小人來達知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鍾守淨聽罷，笑逐顏開，分歡喜道：「承貴主王爺美意，救了敝寺與前後人家，此乃莫大陰騭，福德無量。小僧領命，但不知房價幾何，乞明示奉上。」幹辦道：「原契價銀一百三〇六兩，修理在外，這也說不起了。」鍾守淨即令道人整治酒饌款待，著一個心腹徒弟陪坐，自卻忙忙的到庫房裏秤兌房價銀子停當，又取一錠白銀藏于袖內，依舊鎖了庫門，走至側廳道：「老都管寬坐，甚是有慢。」幹辦道：「打攪住持爺，實為不當。」鍾守淨著行童斟酒，陪著笑臉，再三苦勸。幹辦喫得酩酊大醉，辭道：「小人實不能飲了，只此告辭。」鍾守淨道：「都管且坐，既不用酒，不敢苦勸。」叫道人拿出天平來，放在桌上，袖裏取出銀子，一封封當面兌明。鍾守淨道：「煩老都管多拜上老爺，深蒙厚情，今照原價，兌足紋銀一百三〇六兩。理合親奉到府，但怨小僧有些賤恙，煩足下收明送上，並此回帖拜覆，小僧另日竭誠踵府面謝。」又取出袖中那錠銀子，連與幹辦道：「些須薄意，奉都管以告慢簡之罪。」幹辦千歡萬喜收了，作別而去。回到府中，見了王侍御覆道：「鍾住持甚是歡喜，待小人酒飯，將屋價依原數奉上，有回帖在此。」王珙接了銀子，看了回帖，笑道：「這鍾守淨不枉是一個能僧，果是富足有餘，做事找截。」又問道：「還有甚麼講話？」幹辦道：「鍾住持多拜上爺，另日還要面講。」王珙即取原契謝帖，再差幹辦往妙相寺中，交與鍾和尚。有詩為證：

思探玉樓春，吞房計劃深。
古今多異事，天亦助姦人。

鍾守淨和黎賽玉偷情之後，日夜心裏憂思，無計可圖長久。卻得趙婆大開方便之門，點醒了念頭，用計賺了王侍御這所屋子，心中欣喜無限，忙著道人去接趙婆來計較。趙婆正在家思忖鍾和尚和黎賽玉這件事情，緣何數日兩處不見一個人來，正閒想間，卻好道人來接，隨同取路到寺，進鍾守淨禪房相見。趙婆密問：「日前所說房子，曾探得些門路麼？」鍾守淨道：「正為此事來接乾娘計議。這房子，貧僧略施小計，王侍御雙手送來，原契已入我手。明日就開牆門過去修整，改為佛堂，好快樂也。再要做些功德，遮掩外人耳目，這都是乾娘所賜。但怎地得那沈全出去方好？」趙婆失驚道：「住持爺用甚計就賺得屋子這等快？」鍾守淨將那還願喫齋假夢賺騙的計，一一說了。趙婆跌腳笑道：「天殺的活賊，說我乖，你更滑，倒有這般手段。如今既得了活路，還愁些甚麼！明早老身就去，把言語激他，包得沈全離家遠出。」鍾守淨道：「不瞞乾娘說，小僧和這冤家一會之後，半月有餘，日夜牽掛，寸腸欲斷，寢食之間，無一時不想他念他，正謂一日如三秋。乞乾娘作急遣他出門，感恩不淺。」趙婆道：「不必叮囑，老身自有道理。」喫罷茶，就起身出寺，也不回家，取路逕到沈全家裏。掀開竹簾，咳嗽一聲，驚動了這個前世冤家。

黎賽玉在軒子裏和沈全閑坐，心裏正想著鍾和尚，欲見無由，忽聽得有人咳嗽，認得是趙婆聲音，慌忙出來看，正是這撮合山。兩個道了萬福，各自心照。趙婆道：「一向久違。」黎賽玉道：「親娘有甚見怪，許久不到寒舍走走？」趙婆搗鬼道：「老身窮忙失望，今有一緊急事情，特來通報。你大官人在家麼？」黎賽玉道：「在軒子裏閑坐，乾娘有甚話講？」趙婆道：「須見大官人方可講知。」沈全聽得，便出來唱喏，同到軒子內坐下。沈全便道：「媽媽要見小生，有何急事？」趙婆故意張惶低聲道：「大官人，你兀自睡在鼓裏哩，目下禍事臨頭，全然不曉！」沈全夫妻二人失驚問：「有甚禍事？」趙婆道：「午前，老身到普照寺前余太守衙裏賣些珠玉，正和夫人講話，只聽得太守在前廳發怒大嚷，幾個丫鬟忙走人來稟道：‘大相公被老爺著縣裏公人押去了。’老身驚問，夫人嘆氣道：‘惶恐難言。我與相公年過半百，止有這一個不肖之子，指望他成名顯達，誰想不務讀書，終日只好喫酒嫖賭，老爺教誨不改。半月前被一夥潑皮賺去賭錢，賭得輸了，暗將兒婦一雙金剛偷去賭，又被這班棍徒局騙了去。老爺知道，故此發惱，昨晚已縛起來打了數□，我也勸不住。招出幾個積賭光棍，姓名一一錄寫明白，今早具一紙呈子，連這畜生送到縣裏，要縣尹捉拿這班賭賊，追贓究罪。縣尹不敢監禁我畜生，依舊送回，講明早出牌捉拿賭賊。老爺發怒，仍要押這畜生去，我也沒法處置，難以向前勸解。這都是前世冤孽。’老身又開口問道：‘這一班賭賊卻是兀誰，敢來賺騙公子？’夫人道：‘一夥共有□餘人，為頭六個，第一名積賭姓都名盧，綽號叫做都酒鬼。第二個叫做朱拐子，次後張絆頭，郝極鬼，沈蛇瘟，季小猴，共六人，說都是鄰近住的。老爺俱要問他個大罪哩。’老身聽得沈蛇瘟三字，喫了一驚，含糊答應幾句，生意都不做，別了夫人，急來報你。你可作急計較，不要臨渴掘井，墜馬收繩。」沈全聽罷，驚得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。有詞為證，詞名長相思：

坐如痴，立如痴。何異雷驚孩子時。心頭裏亂絲。飢不知，飽不知，平地風波悔遲遲。躊躇暗自思。

看官，你道為何趙婆說這席話，這等圓穩，能驚得沈全動？原來這蛇瘟一向在賭博場中著腳，和余公子素相交往，每常贏他些財物，回來用度，平日間黎賽玉曾告訴與趙婆，故生出這段枝節來唬他。沈全驚得面如土色，頓足道：「怎地好？若送到官司受刑不起，卻不是死？」黎賽玉心裏卻明白，知是趙婆的詭計，假意慌張道：「老親娘，真有此事麼？」趙婆道：「呀，這是老身親見的，為好特來通知，無故哄你做甚！」黎賽玉掩面假哭道：「我一向勸你莫賭，不聽好言，致有今日，此事怎了！」沈全道：「趙媽媽在此，我若果得他的金釧，便喫官司也是甘心。不知是那個橫死的欺他賺了去，牽我喫屈官司。若手裏有錢，也不愁他，如今雙手撲塵，一文也沒，倘若發下牢中監禁，豈不活活餓死？不如尋個自盡罷了。」趙婆道：「你夫妻二人不要慌，趁今日縣裏公差未出，不如作急為計。俗言說：三□六著，走為上著。及早逃出遠方避難。自古罪人不孥，大娘子是好計較的，何必自尋死路。」沈全道：「縱要逃竄，身邊缺少盤纏；便去時，又怕渾家獨自一人支持不來，教我怎的丟得出門！」說罷，兩淚交流，黎賽玉也幫著假哭。

趙婆道：「你兩個這樣哭，豈是哭得無事的？連我也沒主意了。老身蓄積數年，藏得八九兩散碎銀子，要防老景結果送終之物。如今幸得賤體還健，且暫借與你救急，一來出去避這官司，二來隨便做些生理，出一出景，且在外邊躲避半年三箇月，打聽得官司散了，你再回來相聚未遲。」沈全納頭便拜道：「若如此，多感乾娘扶持。天幸避得過這場大禍，必效犬馬。只是渾家早晚問望乞照管周全則個。」趙婆道：「我念佛人慈悲為本，這都在我老人家身上，不消掛意。你今日在家裏隱身，不可出門露影，待我回去取了銀子就來，趁今晚人不知鬼不覺，早早趕出城外，尋客店安歇了，明早長行。」

說罷，抽身別了黎賽玉，逕往妙相寺裏見鍾守淨，說：「沈全被我如此如此哄動，今晚就要動身出外。老身慌忙趕來，快取散碎銀子□兩，拿去與他做盤纏出外，快殺也有三五個月纔得回家哩。」鍾守淨大喜，忙忙的銀包裏撮了□數塊銀子，也不用秤，約莫□兩有餘，遞與趙婆，聲喏道：「千萬煩乾娘玉人面前替我申意，好事只在目前了。」趙婆藏了銀子，別了鍾守淨，山寺到一僻靜處，將銀子揀好的拈出一大塊，約有二兩餘，藏過了，止將八兩放在衣袖裏，一口氣跑到沈全家來。進門把門關了，沈全忙問：「乾娘，銀子拿得來否？」趙婆道：「在這裏了。」袖中取出一大包碎銀子，遞與沈全道：「這是八兩紋銀，你可收好，利息由你不論。路上小心在意，不可造次。老身告回，你可作急離家遠去，惟願官司消散，財喜□倍而還。」沈全和黎賽玉拜謝不已。趙婆作別，開門而去。沈全即打點包裹乾糧，將銀子藏頓已了。天色將暮，分付賽玉道：「你在家早晚謹慎，缺少短，可問趙媽媽借貸些，待我回來，本利一總送還。」黎賽玉道：「這都不消記掛，但願你早去早回，省我朝夕懸望。路上小心，水陸保重。」講罷，夫妻二人揮淚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堪笑區區一沈全，美妻不庇送人眠。

當時若探真消息，何必悲啼離別間。

卻說沈全別了渾家，背上包裹，取路西門來。一面走，一面心下暗想道：「我與余公子頑耍，向來不過贏他幾貫錢鈔，並不見金玉首飾將出來賭，為何言沒了金釧，告在縣中？事有可疑。適纔趙媽媽說郝極鬼也在所告之內，這廝住在西門外，開古董店，不如往他店中問個消息，便見真假。」一路上以心問心行了里餘。將近城門，遠遠見一個小廝，手內捧著拜匣，走近前來，見了沈全問道：「沈一哥何處去？天色晚了，這等著忙走路。」沈全看時，卻是余公子家僮。因他生得白淨乖覺，故取名雪兒。當下沈全答道：「我要出城去取些帳目，故此乘晚而行。小雪，你卻往那裏去？」小雪道：「大相公令我送些禮物與一個相知，適纔偷空和小廝們賭錢耍子，不覺天色暮了。我看你走路慌張，面皮青色，必有甚麼事，這般晚了趕出城，你莫瞞我。」沈全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倒也識得氣色。你來，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問你。」兩個走入一條冷巷裏，街沿上坐了。沈全道：「我聞人講你大相公賭輸了一雙金釧，是兀誰得了去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雪兒將沈全照臉啞了一口道：「好扯淡！大相公被你這夥人引誘去賭，每每輸了銀兩錢物，老爺□分著惱，即日要排除你這夥狗賊，還來問甚麼金釧銀釧哩。早早撒開罷了！」講罷，跳起身就走，一道煙去了。沈全聽了這話，信是□分真實，依舊背上包裹，急急出城，趕到郝極鬼店中。正欲扣門，只聽見裏面夫妻二人爭鬧。其妻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狗殺才，不顧家業，終日去賭，不喫官司，不肯罷休。你這臭皮囊，少不得豬拖狗嚼哩！」沈全聽見「喫官司」三字，諒得是這話了，不敢敲門，拽開腳步，取路往西南而進。當晚尋店安歇。次日更名改姓，避難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趙婆設計意何深，一路風聞錯認真。

不是蛇瘟離舊穴，遊蜂安得宿花心。

且說趙婆次日侵早到寺裏通知鍾守淨：「沈全昨晚已打發出門，任憑住持爺來往無礙。」鍾守淨歡喜酬謝。隨叫匠人開了牆門，將王侍御房子裏供奉幾尊佛像，掛起幡幡來。又著本寺和尚做些攘災功德，跋碌三五日，纔得寧貼。這黎賽玉發付丈夫離家之後，心裏也有些戀戀不捨，只是事已到此，推卻不得。又見鍾守淨終日做道場，無些動靜，心裏越悶。到了第五日夜間，將次更深，正欲息燈脫衣而睡，猛聽得窗外扣得聲響，黎賽玉輕輕推開看時，卻原來是鍾守淨立在梯子上，靠著樓窗檻，檻下是半堵土牆，故用梯子擱上窗檻，方可跳入。守淨將指彈得窗兒響，一見賽玉開窗，便爬入窗裏來，兩個歡天喜地，摟抱做一塊。黎賽玉急

閉了窗道：「住持，你好人兒，如何今日方來，撇得奴孤孤零零！」鍾守淨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不要講起。我自那晚歡會之後，切切悃悃，恨不能覩一面。虧煞那趙乾娘用盡心機，今夜又得相逢，天隨人願。」講罷，吹燈解釦，上床同寢。這一次，比前倍加快樂。但見：

禿子脫衣，佳人解帶。喜孜孜共枕同衾，笑吟吟翻雲覆雨。喂素雅惟聞脂香，啟朱唇祇談情趣。兩枝玉腕緊抱著和尚纖腰，一個光頭常播著美人雙乳。不禁酥胸汗濕，且將錦被輕軟。弄得那禿廝氣喘吁吁，搏得這嬌娃神昏默默。霎時雲散雨兒收，兩下靈犀交洩透。

當夜二人擁抱而臥。睡到黎明，守淨起來，穿了衣服，從窗上爬落梯子暫回禪房去了。自此為始，每日黃昏，即將酒肉果品，度到黎賽玉樓上來。二人秉燭笑談，直飲到更深方睡。沈家左鄰右舍巷裏的人，也有曉得的，只是畏鍾守淨勢大，無人敢惹他。編成一齣小小曲兒唱道：

和尚是鍾僧，晝夜胡行。懷中摟抱活觀音，不惜菩提甘露水，盡底俱傾。

賽玉是妖精，勾引魂靈。有朝惡貫兩盈盈，殺這禿驢來下酒，搭個蝦腥。

正是光陰迅速，拈指一月有餘。一日天色將昏，鍾和尚取數貫錢，著來真到街坊上買一對熏雞，沽幾壺豆酒，原來賽玉專好熏雞喫。這來真走至□字路口，人煙輳集，挨挨擠擠，不覺衣袖裏將錢失落。及到店取錢買酒，方知脫下了，心內憂驚，只得空著手回寺。鍾守淨問：「你買的酒與菜在何處？」來真道：「路上不知怎地，銅錢遺失了。」鍾守淨從來吝嗇，一見來真失了銅錢，勃然大怒，取竹片將來真打了□餘下。兩個老道人再三討饒，守淨方纔罷手。來真從此記恨在心。

又過數日，正值七月初旬，鍾守淨買了數枝新藕供佛，令來真將兩枝送與西房林住持。每常林澹然和鍾守淨講談閑敘，近覺守淨精神恍惚，言語無緒，舉止失措，心裏也有幾分疑惑：莫非幹了些不端的事麼？只是不好問得。當日卻在側首柏亭上乘涼，見行童捧著兩枝嫩藕走入亭來，道：「鍾老爺送新藕與住持爺解熱。」林澹然接了，問道：「鍾老爺這幾日怎地不見？」來真答道：「鍾老爺這幾時甚是忙，那有閑工夫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出家人清閑自在，為何這等忙？」來真道：「卻也不清，卻也不閑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鍾住持的忙處，俺都知道，你可講來，看與俺知道的對也不對。」來真道：「鍾住持幹些瞞昧的勾當，小人一向也有心要稟知老爺，但恐轉言成禍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不妨，決不累你。」來真將鍾守淨初見黎賽玉，次後看燈得病，和趙尼姑設謀局，騙王侍御房子，打發沈全出門姦宿的事，細細講了一遍。林澹然聽罷，笑道：「你也講得不差。出家人幹這等有天理上天堂的事，怪道這幾時精神清減，情緒不寧，原來恁般做作，恁般快樂。」發放來真道：「你去拜上任持，多謝新藕。」來真又道：「住持爺，適纔所言的事，千萬不可與人講知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已講過，不必多言。」來真自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莫開嗔戒打來真，打得來真不敢嗔。

更有嗔心吐真意，來真真是個中人。

卻說林澹然自從來真說知守淨所幹之事，心下暗想：「這妙相寺不知聖上費了多少錢糧纔得構成，聖旨宣你做一個正住持，管轄多少僧眾，享盡多少富貴，誰不敬重？豈意今朝幹下這等犯法事來，如何是好？若有些風聲兒吹在聖上耳朵裏，豈不死無葬身之地？可惜若大一個招提，必致折毀矣。古人云‘朋友有責善之道’，俺須相個得便機會，把幾句言語譏諷，點省他迷途，也是俺佛門相處之情。」自此每每在心，卻遇不著個機會。

又早荷葉凋殘，桂花開放，正值八月□中秋佳節。林澹然分付廚房整辦蔬食月餅果品之類，開了陳酒，著行童到東房裏接鍾住持賞月。這鍾守淨一心想著今夜要和那心愛的人兒玩月取樂，偏遇他來來看甚麼月，好不知趣的人。對行童道：「我今日身子不快，可多拜上林老爺，不得赴席了。明日面謝。」行童應諾，即至西房，回覆林澹然。澹然微微冷笑道：「今夜天清月朗，又是中秋，他必和那淫婦登樓玩賞，做個人月雙圓，故此推托不來，我有主意在此了。」分付廚下：「蔬食整備完時，來對俺講。」看看天色漸暮，但見紅日西沉，冰輪初涌，宋賢蘇東坡有詞一首，名念奴嬌，單道這中秋明月的妙處：

憑高眺遠，見長空萬里，雲無留跡。桂魄飛來光射處，冷浸一天秋碧。玉宇瓊樓，乘鸞來去，人在清涼國。江山如畫，望中煙樹歷歷。

我醉拍手狂歌，舉杯邀月，對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風露下，今夕不知何夕。便欲乘風，翻然歸去，何用騎鵬翼。水晶宮裏，一聲吹斷橫笛。

管廚道人來稟：「蔬食果品，俱已齊備。」林澹然分付：「送過東房鍾住持花園中去。」道人即忙打點，送到鍾守淨花園裏來擺定，鍾守淨喫了一驚。隨後林澹然也到，二人稽首。林澹然道：「小弟今日辦得一味蔬菜，請師兄玩月。聞貴體不安，故送至此，閑談片時，慶賞佳節，兼得問安，請教玄理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多承厚愛。但賤體染疾，專好靜坐，故勞枉駕，心實不安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弟兄之間，何出此語。」二人坐下，林澹然叫行童斟酒。鍾守淨道：「師兄忘矣，小弟向來不曾開戒，何勞賜酒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師兄請此一杯，小弟有片言請教。」鍾守淨笑道：「如來五戒，以酒為先，小僧自來不飲，豈可擅破佛戒？此酒決不敢領。若有見教處，但講何妨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小弟不知釋教戒酒之義，乞吾兄見教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師兄又來取笑。小小童子一入空門便知五戒，師兄乃高明上人，怎麼反下問于小僧？」

林澹然道：「五戒之說；小僧豈不知之，但酒乃先賢所造，天有酒星，地有酒泉，人有酒聖，雖仲尼亦道惟酒無量，但不及亂耳。酒可以以性情，合萬事，饗天地，格神明，怎地如來反以為戒？」鍾守淨道：「原來師兄有所不知。人之敗德亂性，莫酒為甚。出家人一耽此物，焉能煉性參禪？故我佛以為首戒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這個極戒得是了。經云：‘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’色之一字，正合空字之義，如何我佛反又以為戒？這個只恐戒得不是些。」鍾守淨口中不講，心下暗忖道：「畢竟此事被他識破，言語來得蹊蹺。」只得硬著口答應道：「彼大菩薩，六根清淨，四大皆無，如蓮花出污泥中，亭亭不染，方可具色空空之解。我輩初學，立腳未定，一犯色界，永墮阿鼻。然各人自作自受，我與你莫要管他。」林澹然拍手笑道：「師兄講得是，管甚閑事，且和兄看看月色何如？」鍾守淨道：「最妙。」林澹然命將桌子移在太湖石邊，林澹然自斟酒，鍾守淨自啜茶。兩個坐了一會，一面玩月，一面把閑話支吾。看看坐到更深，皓月當空，並無一點雲翳，果然好個中秋良夜。鍾守淨心如刀刺，不能脫身與黎賽玉並肩玩賞。有詩為證：

素影映秋山，滿天風露寒。

樓頭空悵望，禪室淚潸然。

林澹然不用行童斟酒，自釀自飲，喫得興豪，將鍾守淨這一樁心事接納不下，欲要講破，又不好明言，心下想了半晌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問道：「師兄，那做佛頭的趙蜜嘴，一向來麼？」鍾守淨道：「許久不見，師兄問他則甚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小僧久聞這趙婆是個女張良，今有一事，欲要見他，偶爾問及。」鍾守淨滿面通紅，心頭撞鹿，只得把他事胡遮。林澹然又道：「向日師兄講有甚麼夢兆，買得王侍御房子，又做了攘災功德，這夢兆果是實麼？」鍾守淨道：「已往之事，不必提起，且與師兄玩月。」林澹然佯醉，拍手笑道：「師兄，你看好月色呵，明而且清，真賽過玉也。」鍾守淨聽了這話，愈覺坐立不安。心下思量這樁事，諒來瞞他不過了，不如和他講知，省得如此點綴消遣。立起身來，也笑道：「小弟之事，正欲告罪于師兄法座。不才一時被色欲所迷，陷入火坑，急忙擺脫不下，師兄諒已覺照。適間見教，使小僧愧赧無地。這也小事，容小弟懺悔，望師兄海涵，誓當重報。」林澹然摸著肚子笑道：「兄言差矣。俺和你義同手足，禍福共之，兄今幹下這壞法的事來，外人豈有不知？小弟不言，便非同宗之義。你俺受朝廷眷顧大恩，上及公卿，下及士庶，人人敬仰，個個欽尊，都只為這德行二字。兄今一旦惑于女色，倘若今上知道，取罪匪輕，不惟進退無門，抑且把僧家體面喪盡。王法無情，地獄難免，□餘年戒行，一旦成灰，徒貽話靶。小弟不得不苦口直言，兄勿見怪。」一席話，講得鍾守淨默默無言，呆了半晌，謝道：「小僧知過了，承教，承教。」勉強又坐一會，林澹然令道人

收拾杯盤，作別回房。有詩為證：

幾句良言利似刀，姦淫禿子律難逃。

受恩深處多成怨，禍福無門人所招。

林澹然自回西房去了。月色沉西，滿天風露。卻說鍾守淨走入禪房裏，也不思睡，點著一盞燈，和衣而坐，心下輾轉思量林澹然所言，憂疑不決。欲要棄了這婦人，改行從善，心裏實捨不得如花似玉美嬌娃；欲待不聽林澹然之諫，又恐聲揚起來，難以自立。千思萬想，躊躇一夜不睡。比及天明，又睡著了。直至巳牌起身，茶飯也不喫，只在禪堂裏走來走去，就如中酒的一般，好悶人也。不覺天色又晚，喫了一盞清茶，精神困倦，正在尋睡，心下又想著黎賽玉，昨夜必然等我去賞中秋，見我不去，必生疑恨，且往牆外佛堂中一看，再睡不遲。悄悄地走入王侍御的房子裏，一眼看著樓上。

立了好一會，猛聽得呀的一聲，樓窗開了。鍾守淨急抬頭，見那人兒在窗口將手相招，鍾守淨一見，卻如攝了魂靈去的一般，不覺手舞足蹈，撥過梯子來，依舊爬將上去。賽玉纖手相扶，走入樓中，連罵道：「好負心的賊禿，昨宵教我整整等了一夜，今日好不耐煩。怎地這等時候，要我招方纔上來？莫非你心變，另敘上個人兒了？」鍾守淨道：「豈敢心變，焉有他情，講起來令人煩惱殺人。」黎賽玉道：「端的為何，你且細講來。」

鍾守淨嘆了一口氣，不做聲。黎賽玉道：「我曉得了，想是你口兒不謹，或做事不密，被人知道了，故此欲言不語。你對我實說何妨。」鍾守淨點著頭道：「不必講了，你聰明人猜的不差。正為昨晚我安排餚饌，只等候人睡靜了，來和你取樂，以賞中秋，月下佳期，畫樓雙美。不想西房住持林澹然天殺的，邀我賞月。你想我有何心緒與他扯淡？推病不去，他又移了酒果，到我花園裏來，閑話之中，反被他頻頻譏諷。我與你被窩裏的事情，依他講就如眼見，因此我被他消遣，忿氣難當，一夜不睡。今特來與你商議一個長便，不知怎的是好？」黎賽玉笑道：「何必愁煩，男子漢家，好沒主意！你若怕他言語時，只索與我分離罷了。若有心和我久情相處，何慮他人議論？」

鍾守淨道：「不然。承娘子相憐垂盼，小僧雖粉身碎骨，難忘美情，只要地久天長，豈懼閑人說話？只是林澹然這廝，娘子還不知他，極是剛直，比諸人不同，我倒有幾分畏他。況是聖上敕賜的副住持，倘或暗中構疊，那時奪了我的權，壞了我的事，以此心下憂疑，豈有拋撇娘子之理。」黎賽玉道：「我豈不知他是副住持，向來做人執傲剛愎，不得人意。如今你須假意趨迎，比前更加親密，委曲奉承，不要忤著他便是。已下行童使用之人，也須好意相看。倘遇著個便兒，你在皇上前暗用讒言，逐他出寺。若得除了這人，寺中已下之人，再後誰敢多口？我再和你任情快樂，復何慮哉？」鍾守淨快活道：「還是我的妙人兒大有見識，使小僧如夢方覺。自古道，無毒不丈夫，待我暗裏用些計策，趕他出寺便了。」正是：

明鎗本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畢竟鍾和尚用何計策逐林澹然出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